

# 时代呼唤好家风

□ 高凤玲

每当看到村头破败小屋住着颤颤巍巍的老人时,我的心里就会隐隐作痛;每当课堂上凭我怎么学说学很重要,但仍然有那么多沉迷手机游戏而不愿意抬头的学生时,我就会感觉到那样无奈和失败;每当媒体上报道某高官因家人行为不端而落马甚至走向犯罪时,我都会想中央反腐力度和决心那么大,难道对他们就没有威慑力吗?我们的社会在快速发展,在物质比较丰富的今天好像缺少了某些精神层面的东西。随着央视“新春走基层——家风是什么”系列报道的播出,家风重进人们的视野。同时,各地中高考结合这一社会热点,以选择题、辨析题、活动探究题等形式加以考查,引导人们在快速发展中不要遗忘我们的精神家园,不能忘记我们文化的根脉——好家风。

时代快速前进,伦理不断改变,人们要想更有序的生活,应该寻找群体精神上的依靠。追问,是为了反思;反思,是为了寻找。反思我们缺失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追求,寻找全民族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家风是什么”实则是寻根——寻找中华民族文明的根脉。今天,我们重谈家风是时代的呼唤。

**孩子成才需要好家风**

从古至今,我们都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新时代的孟母比比皆是。现代人好像更多地把子女成才寄托在学校教育

上,寄托在老师严格管理上。事实上,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成才是不可或缺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家是每个人成长的第一空间,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会烙有家风的印记,家风作为一种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种无言的教育、无字的典籍、无声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性格特征、道德素养、为人处世和生活习惯等等。

**社会和谐需要好家风**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作为一种文化,对家庭成员有潜移默化、持久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任何一个人都在一个具体的家庭里成长和成熟,一个人的性格形成与他(她)所处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凡事要有“风”和“规”,一个家庭,如果没有良好的风气和规矩,如果长幼无序、任意随便,既不守法又不重道德,甚至恚气打架,家庭成员之间就会缺乏温情。良好家风才能使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关爱有加。良好家风能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培育良好社会风尚,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

**官清廉正廉洁需要好家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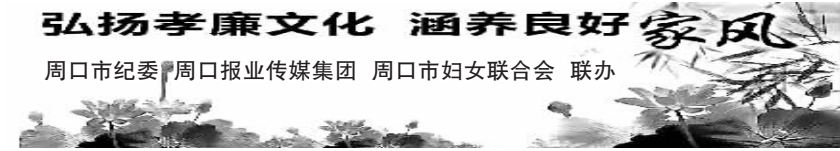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尤其是官员,以怎样的心态和行为为子孙谋利益,谋前程,历来为中华传统文化所重视。“早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早在

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罗隐就留下这样的警世名言。

身教重于言教,为人父母、长辈对于好家风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近些年来,一个又一个被揭露出来的贪污腐败分子往往都是各自家庭的主要成员,他们的危险表现必然会影响他们的家庭成员,当他们罪责加身、银铛入狱后,如何奢谈对自己的下一代进行“家风”教育呢?从这个意义上讲,“家风、家规”不仅是一家一户的事情,而且事关党风和社会风气,是时代的事情、国家的事情。

**经济健康发展需要良好家风**

诚实守信才能童叟无欺,好人品才有好产品。近年来,我们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总体来看,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的不诚信问题,比如说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偷逃骗税、学术不端、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对整个社会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同时也对我们的国家的国际形象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据有关方面统计,每年我国企业因为诚信缺失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6000



弘扬孝廉文化 涵养良好家风  
周口市纪委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周口市妇女联合会 联办

## 陈地简史

□ 钱良营

陈地淮阳人。

东周时期,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叫孔丘,曾三次来淮阳(陈国)讲学。最后一次是公元前489年,楚昭王派人请孔子讲学,但孔子讲的大道理都是让统治者如何如何治国的,让统治者如何如何管理老百姓的,老百姓没等孔子到楚国见到楚昭王,便把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围困在南坛湖的一个小岛上。孔子和弟子们靠湖里生长的一种叫蒲的植物充饥,蒲根细膩白嫩,脆甜可口。后来,后人在孔子被围困的岛上建了一座圣人庙,学名叫“弦歌台”,弦歌台正殿两边的石柱上,镌刻着对联一副,为“堂上弦歌七日不能容大道,庭前俎豆千年犹自仰高山”,以纪念这位老夫子三次来陈讲学的佳话。

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国大将白起把楚顷襄王打得大败,楚顷襄王便逃到陈城,陈城遂成为楚国的国都,陈地淮阳因此而得名陈楚故城。公元1989年,陈楚故城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秦二世元年,在靳县大泽乡揭竿起义的陈胜和吴广,在陈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张楚”。

汉高祖五年,刘邦追杀项羽至陈地固陵(今淮阳县城西15公里的柳林集),两军对垒,发生了著名的“固陵之战”。

三国时期著名的建安文学创始人之一的曹植受其兄曹丕迫害,来到陈国,封为陈王,后病逝于陈国,现城南两

公里处有曹植衣冠冢——即思陵冢,供文人墨客凭吊。

历史上汲黯、曹植、李密、李白、李商隐、张九龄、苏辙、苏轼、张咏、吕夷简、范仲淹等文人名士或旅游、或讲学做官,都到过陈地,为陈地留下了数不尽的清韵华章和流传百代的动人故事,也留下了星罗棋布的名胜古迹,除太昊伏羲陵庙、平粮台古城遗址两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外,还有画卦台、弦歌台、陈胡公墓、刘崇王汉墓、曹植墓等326处。

值得记存的是汲黯、范仲淹、包拯三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虽然非陈地人,但是却与陈地有着密切的交集。

汲黯是濮阳人,西汉时期为淮阳太守。他性格耿直、脾气倔强,在太守任上,他励精图治、惩恶扬善、体察民情、惩治邪恶,改革吏治,清除劣迹官员,对造假制假者严惩不贷,对结党营私者无情打击,使淮阳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经济繁荣、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汲黯卧治淮阳,呕心沥血、病逝任上,淮阳民众在永安门上挂清官靴,以表达纪念爱戴之心。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



在辽阔的豫东平原上,有一片肥沃的土地,她除了一年四季生长着小麦、玉米和大豆等农作物外,还生长着许许多多神奇的故事。在很早很早以前,这片土地叫陈,早在西周时期,她就第一次以一个国都的尊贵身份闻名于世;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的《陈风》把陈地文化的神韵镌刻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里程碑上,更使陈地名扬天下。在煌煌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块土地还曾经被人称作宛丘、淮宁府、淮阳国、陈州府、淮阳专区等,称谓的更迭为陈地丰富的文化内涵不断地补充着新的内容。陈,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早已经注入了豫东平原这块方广的土地上,也融进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中。

传说大概在六千五百年前,一个叫伏羲的东方氏族部落首领,为了寻找一片适宜繁衍生息的地方,便带着他的部落子民从干旱、荒芜的成纪(今甘肃天水),沿黄河东下,来到了一个水美土肥、树茂林密的方地。这个地方被称为宛丘。伏羲在宛丘建立了他的都城,以龙纪官,自号龙师,他结网罟、画八卦、制琴瑟、定姓氏、制嫁娶,肇始了华夏的文明。

到了公元前35世纪,又一位伟大的帝王炎帝神农氏,步伏羲的后尘,建起了新的都城,号宛丘为“陈”。炎帝神农氏在陈建都后,“尝百草,而兴药,艺五谷,教民农耕”。这是医学发展的最原始时期,也是种植业发展的开端,成为“中国远古农业的重要发祥地”。

西周时期,周武王将自己的大女儿大姬嫁给了舜的后裔妫满为妻,并封妫满于陈,建立了陈国,妫满就是陈姓鼻祖陈胡公。陈胡公以封国为姓,陈姓就此诞生,陈国的子民皆为陈姓,陈胡公是陈氏的始祖。因此,天下陈姓人,都是

## 投笔从戎

二、淮宁生活

袁世凯生于项城袁寨,下野后寓居彰德府(今河南安阳),死后也葬在那里。现在要叙述袁世凯在淮宁的生活,不熟悉的朋友会一时转不过弯来,搞不明白这三个地名的关系,所以要先做一下铺垫。

项城、淮宁(今河南省淮阳县)都是县名,明清时同隶属于陈州府(古地名,今已不存),所不同的是淮宁县城是陈州府原来的治所地。陈州府的名字今天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他的辖区范围和今天河南省周口市所涵盖的行政区划大致相同,只是治所地已从淮宁(以后均称今天的县名“淮阳”)搬到了周口。周口这个地名由淮河支流沙颍河上的“周家渡口”,再“周家口”,最后“周口”,逐步简化而来。所以,我和袁世凯算是同一个地级市的老乡,都是周口人。说起来,只要出了河南,我向别人介绍自己的籍贯之后,总要伴随一个尴尬,被认为是北京人。真不知道他们这时是羡慕我,还是在骂我,总感觉表情怪怪的。我只好耐心地给他们解释:我不是自豪感满满的“北京人”,更和周口店尚未进化完全的“北京猿人”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我和他们只是地名巧合。说实话,每到这时,我都会更加郁闷地想一个问题:我的家乡为什么不能恢复那个响亮、且饱含文化和历史典故的古称——“陈州”?

自古想法总要和权力结合起来才能最终成为有用,否则说是白说,想是瞎想。凡事想明白了,也就不怎么郁闷了。

这里先略微介绍一下袁世凯的家事。袁世凯生父袁保中是袁家“保”字辈中的老大,袁世凯是保中的第四子。袁世凯出

生时,叔叔袁保庆的儿子刚刚夭折。保庆的妻子牛氏奶水很是充足,便把袁世凯娶过去乳养,以解袁世凯生母奶水不足问题。一来二去的哺乳中,牛氏对袁世凯日渐生情,疼爱有加。对此老哥俩自然看得清楚。袁保中虽捐了五品同知,但一直在家协助叔叔袁重三管理家族事务,是个太平乡绅,就把袁世凯过继给人做官的亲弟,也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哥俩一拍即合,袁世凯便被过继给保庆为嗣。袁保庆后官至江宁盐法道。

袁世凯六七岁便跟随嗣父在大都市间流浪。先是济南,再是扬州,最后江宁(今江苏南京)。嗣父死于任所后,袁世凯扶柩回到老家袁寨。那年叔父袁保恒从西征前线回家省亲,发现袁世凯在众子侄中气度不凡,“善于应对”,隐觉此子堪可造就。鉴于项城老家教育落后,且无人约束袁世凯,就又把世送到北京家中,暂由弟弟袁保龄代为管教,在家学里读书。袁世凯在北京的家学中又待了四年。

袁保恒死后,袁家没有了可以在外支撑场面、在内吼住家人的权威人物,分家就成为一种化解家族矛盾的最好办法。陈州治所地淮阳历来是豫东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重镇,九省通衢,名流汇聚,店铺林立,商贾云集。袁世凯本就不习惯项城袁寨的贫穷偏僻,又分得祖上袁甲三留在淮阳城中的一处带私家花园的豪宅,便带上家人迁居淮阳。当时随袁世凯在淮阳居住的家人除幼子袁克定之外,再就是七八个老老少少的女人了。嗣母牛太夫人和两位姨太太、命运多舛的二姊和三个年幼的妹妹及妻子于氏。

从《袁世凯全集》中的家书看,袁世凯早期的信函多半都是写给二姊的,她也是袁世凯除两位母亲及长辈之外特别

恭谦礼让,敬重有加的女性,袁世凯在家信中称赞她:“芳名彰于天家,懿范垂于后世”袁保庆有五个女儿,长女嫁与商城郡望杨氏。二姊,袁让,自幼由父亲袁保庆做主许配给武陟望族毛家。家翁毛亮熙,进士出身,伯父毛昶熙更是了得。毛昶熙(1817—1882)字旭初,道光进士。因在籍办团练,随曾格林沁平捻有功授礼部侍郎,后又历任工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兵部尚书。但再优好的境遇,得有福享受才是属于你的,袁家二姊却属于性情刚烈,心高要强,却命运不济的女人。夫君从小体弱,没等袁家二姊过门就撒手人寰。那年二姊十七岁,却同意为夫守节。两家商定先为两人办婚礼,正式迎娶,新娘三天回门完毕后,再办丧事。偏得这时同治皇帝驾崩,大丧期间不得行吉礼,二姊红妆霞帔抱夫君牌位典礼的愿望也最终成了泡影。一顶蓝布小轿将素装惨淡的二姊抬到夫婿的灵柩边,就算成了亲,开始守寡。

办完亡夫的丧事,二姊按两家的约定回娘家侍奉牛太夫人,照顾三个小妹,课读幼侄克定。袁世凯所以能全力以赴地去北京求学,山东从军,朝鲜远官,全赖有袁家二姊替他榻前行孝,独执家事,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袁世凯对二姊的信任和依赖在他的家信中表达的更是淋漓尽致:“吾姊大人如必赴北,弟将夜不安枕矣……陈寓赖以治家者与奉养者,二姊一人而已。如离陈郡,弟心何安。”袁世凯将一家老小留在淮阳,留给了二姊,二姊也可谓殚精竭力。母亲牛太夫人染重疾,二姊自断手指合着草药煲汤医母。终其一生,袁让自己是不幸的,但她可以自豪于帮助弟弟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她

亿,应该说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家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组成部分,能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培育传承好家风,亦是对传统的“诚实守信,厚道做人”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传承与弘扬。

尽管各家的家风不同,但好的家风总是共通的,历久弥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好家风”蔚然成风,“好国风”也会水到渠成。好家风是一缕清风,有情感,有温度;好家风是和美幸福家庭的压舱石,有了好的家风,才有可能培养出好儿女,才能培养出好公民。“正家而天下定矣。”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发展进步,说到底还是“家国同建”的有机统一。借助家风的言传身教,能让德行不堕,潜移默化中,能御社会法度,在新的历史时期倡导家国情怀、积德行善、仁孝清廉等好家风,重温公序良俗,是家庭、社会的共同期盼。因此,时代呼唤好家风。



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籍籍陕西西彬县人,后迁居江苏吴县。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但却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宋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调任陈州通判。范仲淹在陈州任上,做了许多有益于民众的事情。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精髓,成为中华灿烂文化的经典。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包拯为官清正廉明,性格刚直不阿,不畏权贵。先后任监察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和枢密副使。庆历三年,陈州遭遇大灾,颗粒无收,百姓饥肠辘辘,尸骨遍野。为拯救陈州灾民,包拯向宋仁宗上奏《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疏》,呼吁朝廷尽快派官员前往陈州察看灾情,免除灾民赋税、放量救济灾民。后民众出于对清官的爱戴,便把包拯拯救陈州灾民的事迹编为戏剧广泛流传。

丰富的历史文化,优美的自然环境,俯拾皆是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使陈地淮阳这座历史古城充满了魅力和活力。徜徉在这如诗如画的土地上,亲近着这里的一草一木,聆听着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触摸着陈地六千多年的历史文明,让人流连忘返,赏心悦目。由此,我们说,正是如此众多的陈地地域文化的存在,才形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庞大体系。正是基于这一点,陈地文化更应该挖掘和弘扬。



目睹了弟弟人生、宦海的起起落落,为他担忧,为他骄傲。民国初,袁让病逝于彰德养寿园。

袁世凯从小就不是一个甘平凡,循规蹈矩的孩子。带领家人到淮阳县城生活后,虽然年龄不大,但已经是家里的主事男丁,自然也就成了一家之主。

为了能迅速在陈州府地立住脚,根植自己在当地的人脉关系,袁世凯自掏腰包在自家豪宅里成立了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召集当地的文化名流,定期在一起谈论诗文,切磋制艺,“分门讲习”,而这一切全由他袁世凯“捐资供给食用”。陈州名流严汝诚、任镇南、高景祺、钱松筠皆为文社常客。连当时的陈州知府,晚清著名才子吴重熹也因此和袁世凯过从甚密,两人虽有辈分上的差异,但并不影响两人的忘年交情。一些家贫清苦的寒门士子,更是趋之若鹜,甚至相依为生。当时家道中落,以举人身份在淮宁县衙办文牍的徐世昌,也是在这个时候慕名找到袁世凯的。徐世昌以“游别墅”为名,私闯袁家豪宅,与正在仰山堂用功读书的袁世凯相识,两人一番交谈之后,彼此倾慕,相见恨晚,义结金兰。于是徐世昌兄弟当年进京赶考的所有有了着落;袁世凯则用100两银子,赚来一个坚定的政治盟友,受益终身。

当时在淮阳相聚、结拜的袁世凯和徐世昌怎么也想不到,未来他们将创造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第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军人总统和第一个文官总统!(待续)



## 京汉铁路拐弯之谜

□ 王爱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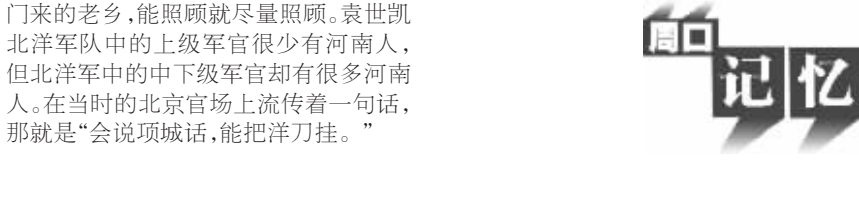
**民间传言与袁世凯的家乡观念**

民国初年,赵倜任河南省督军。督军府设在省城开封。周家口的一位老前辈曾在赵倜的督军府做事,晚年回到家乡。他曾经讲了一些当年在督军府听到的有关袁世凯与修筑京汉铁路的传闻。

有一种说法是,修筑京汉铁路时,原计划从周家口经过,袁世凯当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认为,铁路如果从周家口经过,离他的老家项城太近。袁世凯担心铁路经过周家口会冲了他家的风水,切断了他家的龙脉,对他的仕途不利。另外,他还担心打起仗来,铁路沿线易遭兵匪之患,百里之内不得安宁。为了照顾老家,袁世凯建议铁路西移一百里地。铁路督办和工程师只好照办。结果,京汉铁路从周家口西边的漯河经过。

不论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只讲袁世凯在为人方面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家乡观念挺浓。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好几个少年伙伴也随着进了中南海。比如袁世凯的两个家庭总管,一个叫申明善,一个叫傅殿青,都是袁世凯从老家项城带来的。替袁世凯管理北京、天津两地房产的袁乃宽,也是项城人。袁世凯在居仁堂楼下办公和会客的时候,跟在身边伺候的,也都是他的小老乡。袁世凯对找上门来的老乡,能照顾就尽量照顾。袁世凯北洋军队中的上级军官很少有河南人,但北洋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却有很多河南人。在当时的北京官场上流传着一句话,那就是“会说项城话,能把洋刀挂。”



## 树凉儿底下吃饭场

□ 王天瑞

豫东人家还有一个习惯,叫作“赶饭场”。

许是因为,夏季天气炎热,农家屋子低矮,庭院密不透风,窝在家里吃饭,瞬间便汗流浃背,于是,人们不再讲究什么“吃相”,端起饭碗就到外面找凉快地方吃饭去。当然,街头大树下、路边高荫棚、宽阔空地,都是相聚的好去处。渐渐地,这些地方就自然成了习惯性的“吃饭场”。即使到了冬天,人们也是相聚不误。天长日久,在家吃饭倒别扭,“赶饭场”则习以为常。“半瓶子醋”作诗说:“……有褂子不穿好披着,有鞋子不穿好拖着,有凳子不坐好蹲着……”

吃饭场上,大多是近邻。每到吃饭时,无论男女老少,一手端汤,一手端菜拿馍,陆陆续续赶到饭场,依着树、靠着墙或坐在砖头、石头、木棍上,还有的干脆脱下一只鞋,把屁股放在鞋子上,也不讲土不土、灰不灰了。不过,大多数人还是蹲着吃饭。说实在,开始蹲的时候,也不是很习惯,常常把腿蹲得麻木酸痛,但蹲时间长了,也就蹲出了“真功夫”,再有了凳子也不想去坐了。

黄村南头有个吃饭场,只因老槐树长得歪歪扭扭,很不成材,枝叶长得稀稀拉拉,不遮光。有一年,树身子被蛀虫啃噬,中间坏了一个大窟窿,不知哪个淘小子点着了窟窿里的乱草和树叶,烧得老槐树皮焦骨头黑,奄奄一息。几位邻居一商量,挖出老槐树,栽上一棵银杏树。很快,银杏树就长得枝繁叶茂,遮天蔽日。

银杏树下吃饭场,是个大吃饭场,吃饭时很是热闹。谁家改善生活了,谁家做出好吃的了,就端到饭场来,往中间大石头上一放,供大家分享。于是,你叨一筷子,他舀一勺子,细细品尝,止不住夸奖手艺“巧”。平时吃饭,三五人一伙,把菜摆在一起,相互品尝,也很有情趣。大家边说边吃,边吃边乐,边乐边说。当有人喝完了第一碗汤,吃完了第一个馍,还要再来“第二个”,那就要回家去盛汤拿馍,可又怕漏听下面的新闻,咋也不想离开饭场。有大男子思想的人,便指挥老婆去“盛饭”。温柔的老婆则乖乖地听从指挥,而刺头老婆则瞪大眼睛一看:“喂,你想翻天啊!”男人觉得很没面子,两口子就唇枪舌剑起来,常常闹得不欢而散。慢慢地,人们为图省事,“大海碗”出现了。

大海碗能盛半锅饭,省得来回跑路浪费时间。吃饭时,每当有人路过饭场,人们就纷纷用“吃饭”打招呼,久而久之,“吃饭”就融进了打招呼的习惯里。

那天,人们正在饭场上吃饭,李喜站起来,笑嘻嘻地发布一个重要新闻。改革开放之初,王飞机两口到县城街头打烧鸡,没几年就富了,最近又在县里买了一套新楼房。昨天,李喜进城,到王飞机家看了看,气派得很。王飞机托李喜邀请乡亲邻居,到他家去“燎锅底”。

谁也没有料到,吃饭场竟一天比一天萧条。老支书告诉我,这也在情理之中。不是吗,各家各户的二层小楼争先恐后盖起来了,屋里宽敞明亮,高桌子低板凳,多得咧!再说,屋里电器齐全,冬有暖气,夏有凉风,岂不比蹲在树凉儿底下舒服多了吗?